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竹澗集卷五六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馬步蟾

竹澗集卷五

明 潘希曾 撰

賦書辨記一十五首

感雪賦

正德十二年冬環滁大雪余縻于官為之興懷方聞鑾輿北幸彌增感戀作感雪賦其辭曰

弭予節于滁陽兮歲聿暮不吾與曰强圉赤奮若兮維

律中乎大吕顓頊嚴令兮使玄冥驅其先風伯憤噫兮雲師乘以垂天羌颾發兮逾栗烈夜淅瀝而霰先集兮晝忽繽紛而雨雪駕玉虯兮驂白螭騰踏銀漢兮濺氷屑夫何累旬月止復作兮紛委積而交加折修竹以失聲兮封枯楊而生花歸官寺兮山之麓接曠景兮平皋阻寒氣兮空谷旦余適野之莽蒼兮雪始霽而日煜千門凍而反閉兮萬竈凄其未烟爍瓊枝兮林立瑩氷柱兮簷懸僵狐兎以屏跡兮饑鷹隼而莫騫晃六合以昭

回兮歛萬籟而寂然吾方遊乎塵垢之外兮幸昭質之未虧步余馬於白水兮按余轡於瑶圃飲沆瀣兮飡玉英叶音央懷琬琰兮佩琳琅苟余心之皎潔兮雖遠引其何傷嗟滁之僻兮樂有餘遡彼北裔兮僻不可居層氷峨峨兮陰山崒兀豻狼侁侁兮虎豹出沒美人之遊兮轅不及攀良辰感我兮怛肺肝亂曰寒既冱兮歲亦殫幽獨處兮誰與歡宣余力兮及時難望朔雲兮天漫漫鳳有門兮龍有淵思美人兮不敢言

與太守劉惟馨書

近鄉人到京傳云執事還任於僕有見愠之意謂僕於執事有後言也負執事也噫果有是不但負執事也負全蜀士夫也負吾先子也負同官也先子去蜀二十餘年蜀誼過厚與僕有世講之好若執事固先子所知也而僕嘗濫竽同官既又同患難人心天理不宜薄也君子居是邦猶不非其大夫矧僕於執事耶且僕之平生執事亦知之嘗好毀人耶嘗背毀八縣一官吏耶於他

人未嘗毁而獨於執事毁有無可知也世有娶孤女誣
撾婦翁者兹固不必深辯然反覆思之亦或有由矣僕
舟之過沛河也邂逅憲副高君則謂僕曰貴郡劉太守
子嘗薦之吏部薦後人多議之傳聞其某事某事柰何
僕應之曰此所傳謬爾高曰予與渠同年也予將面告
之倉卒分舟而别今之釁端或由於此則高之語意未
明而執事之過疑也執事大節為吾儕出色他日榮遷
會貴鄉諸先生及同僚同年事當自明或會高君以此

秉質之亦當自明古稱賢者不相知嘗竊意其有激之言不意身親見之雖然未有賢而不相知者也僕之縷縷者贅也執事豈終不亮其心

奉大司空南坦劉公書

某忝側僚末辱教愛多矣瀕行又承餞贐無任感荷到濟寧即率郎中副使輩放舟沛徐以觀被淤故道及所挑新河復沿黄河東岸陸行沛豐單等縣以觀大小决口奔衝之迹乃知漕渠廟道口以下忽淤數十里者實

由決河西來横衝廟道口之上并掣閘河之水東入于
昭陽湖以致閘水不復南流而沛縣飛雲橋之水時復
北漫故沙停而淤耳沛以下即無淤者以飛雲橋之水
南流故也計濟沛間漕渠只宜加築東隄以遏入湖之
路更築西隄瀕黄河一帶以防黄河之衝俾其自北而南常
由故道自無沙淤之患雖舊日之淤猶有存者量加挑
濬亦自無虞乃若根本之論則在疏黄河之支流而
朝議巳行之矣新河既蒙罷挑無容置喙昨盛公所上

圖本亦縣可見生愚且拙敢不竭心力以紓廟堂之
憂俟稍有次第别當圖上尚祈不靳指教以終雅愛不
宣

答豸史馬君書

承諭築隄既長恐河專趨徐此蓋爲徐方慮也然僕嘗
慮此而究其故矣黄河自汴梁經黄陵岡至于曹縣一
帶有隄自曹歷單豐沛三縣皆無隄今修長隄蓋緣單
沛間黄河决口十數道横衝運河入昭陽湖以奔徐州

致淤運道故因昔人所嘗議而未及行者議行之然止
築林臺以下百四十里耳林臺以上曹單間七八十里
原無缺口且去運河亦遠不須築隄萬一黄河漲入不
過如往時漫散未為害也大抵河由溜溝與飛雲橋固
是趨徐河衝運河與昭陽湖亦是趨徐俱為徐吕二洪
所東不得奔放入淮故嘗為徐患惟上流趙皮寨一支
至宿遷小河口入淮孫家渡一支至淮安清河口入淮
可以分全河之勢而消徐沛之患但淤塞十有餘年今

始疏濬耳近七月九月間黄河水漲一次高五尺一次高六尺皆得趙皮寨分流故徐沛河不甚溢者亦或一驗也僕愚且拙輒請教于執事望加察而示之地方之幸漕運之幸憲節何日過濟冀得面悉也

苔都憲熊公書

頃辱手教特惓惓河事感謝感謝偶便輒布一二今年南旺當大挑已摘單縣隄夫七千餘名先挑湖而後完隄豐沛地勢尤下其隄一面修築黄河每年有清明水

伏水秋水為患今趙皮寨與孫家渡可備分泒而此隄
復成運河庶幾無虞但濟沛閒春泉正微舊淤盡露方
摘夫三千餘名挑濬就以所挑淤沙覆東隄外壁沙旣
可逺隄亦易培淮安清河口之淺令該府用近便夫役
加濬此皆不可緩之役而適當歲歉雖古有修城郭使
民就食之政然河道錢糧有限不敢多用民也復憶去
冬見諭飛雲橋口宜闢加闊誠長慮也僕嘗沿飛雲河
岸上下三百里閒觀之飛雲橋南十餘里有謝家溝又

南五十里有北溜溝又南二三里有南溜溝皆黄河趨運河出口四口並出故飛雲似不必闢且橋兩岸高陡民居稠密亦不易闢也但四口皆在徐吕二洪之上每水發為決所東徐沛受患欲除此患頼上流孫家渡趙皮寨之分泒耳未審高明以為何如幸不靳終教

答大司空劉公書

承示近日議河事者謂趙皮寨孫家渡不足以洩黄河之怒而漕渠或不免復淤竊謂斯言慮患遠矣而所為

防患者未審當何如夫黄河為中原患非一日矣智者不與水爭地惟順其勢而導之而其激盪變遷雖神禹不能使九河常如故也後世或塞其決或隄其畢或疏其派皆隨時救患者也國家漕渠為南北咽喉勢不得不與河爭地弘治初河決荆隆口又決黄陵岡又決張秋當時嘗濬孫家渡宿遷小河即趙皮寨河等處而後荆隆黄陵張秋等口可塞亦分洩河怒之驗也况自河南歴直隸至山東之曹縣恃長隄以禦河患亦既有年而

今單豐沛為隄亦將以禦河患不使淤漕渠也葢事理所可據與人力所可為者如是而已若曰神河叵測則固非力所及若欲别求遠圖則往者之開新河可為殷鑒去歲秋水時至湖波為新河兩岸所隔田廬淹没告訴紛紛盛公乃令閘官夏時輩決岸放水此非棄百數十里之田為巨浸不可以為河也初挑河至留城覺飛雲橋水來反高中間平地數丈尚未挑通至是黄河決入二十餘里水落而淤盛公乃令主簿郭景輝輩挑去

淤沙暫築壩以障之夫存壩無以通舟去壩則黄河倒灌而易淤此雖棄前百數十里之田為巨浸不可以為河也他若三河沙水之衝滕費沂嶧山水之漲皆智巧所難施而勞費不與焉是可為遠圖乎且盛公嘗塞豐沛決口矣今因而加隄焉嘗修沛漕東隄矣今因而稍培焉嘗疏趙皮寨議孫家渡矣今因而查濬焉何獨至于開新河不因而成事歟蓋必有難成者矣顧其事已中止不欲多言今恐議者不察或誤國是乃不敢不

言誠舍此而別有遠圖固不肖所願聞也執事為國孜孜素厚僚誼望垂覽而見教焉幸甚

寄都憲梅國劉公書

嚮以河事奉咨承手札垂答如領面教多感近日工部復以三事移咨河道漕運兩衙門會議施行一曰挑淤沙與前咨相同一曰整諸壩可以補前咨之未備皆淮陰急務也一曰築長隄則事勢恐或未便蓋自新莊至淮城其間閘壩十數處若築塞之則鮮貢糧運等船不

通非細故也若留閘口壩口則河漲必自口衝入非細故也況古黄河隄去河二十里近世汴梁至山東一帶隄去河亦不下十里前年築單豐沛長隄去河率五六里或七八里皆不敢臨岸為隄者惟恐河流掃岸岸崩則隄隨之今淮陰瀕河空地若去河不遠則似不敢臨岸為隄也此管窺過計未知是否惟高明不靳指教則同舟共濟之賴多矣他如扣存脚價動支監銀截留耗米借用運軍起泒廬鳳滁和人夫皆漕撫所專想高明

自有處分以濟國家之急僕仰賴餘庇而已今具公移奉會未敢輒述管見如前所云者恐高明或别有處也楮筆不盡總希裁處回示幸甚

大禮問辨

或問禮官之說皇上以小宗後大宗特重大宗降其小宗亦既合禮經矣曷為議者未已也曰此宗子法也非所以定天子之大禮也曷為議者之說亦復引大小宗也曰茲所謂楚則失而齊亦未為得所以重紛紛

也則其說何也曰宗法為公子卿大夫設也大傳別子為祖繼別為宗朱子曰君適長子為世子繼先君正統自母弟以下皆不得宗其次適為別子不得禰其父又不可宗嗣君又不可無統屬故死後立為大宗之祖其適子繼之則為大宗君不與族人為宗也大傳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陳澔集說謂君有絕宗之道為人後為繼大宗設也喪服傳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君無為人後之禮也魏明帝詔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然禮無王后無嗣之文明帝乃附會喪服傳支子後大宗之說耳且禮適子不得後大宗設使今上有弟亦必以適長入繼可見宗法不可行於君誠以君至尊也不得與臣庶同也理也亦勢也喪服自期以下諸

侯絶見中庸章句而為人後者有大功焉小功焉見喪服傳故知後大宗非天子諸侯事也且古之後大宗者必屬乎子道者也故可以為父子兄弟之子謂之猶子是屬乎子道也仲嬰齊以弟後兄非禮也而公羊高曰為人後者為之子附會之過也魯僖公以兄繼弟非世及之常也見禮運父子相傳曰世兄弟相傳曰及而胡安國曰臣子一例以僖嘗為臣謂臣猶子也則可謂為之子惡乎可左氏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說公羊先禰後祖之說皆以父子喻君臣故胡氏謂臣子一例近世人主禰其所後則何如曰屬乎子

道嘗受命為後擬諸宗法庶乎其可也若漢哀帝以猶子為成帝後宋英宗以猶子為仁宗後之類非此類也何可比而同宗法耶若商仲壬以弟魯僖公以兄漢宣帝以從孫光武以從祖令上以從弟皆不可曰後而為之子然則其稱號柰何曰天敘有典人不可汨也如父不可曰叔姪不可曰子之類其廟次柰何曰生為之臣死不得躋於君也如僖公繼閔公僖雖兄臣也閔雖弟君也僖不當躋於閔上其昭穆柰何曰父昭子穆未之有改也或世次不相當不以親親害尊尊可也如兄弟或從父祖嗣位昭仍為昭穆仍為穆但當明其君臣之義臣不得位於君上信斯言也大禮其定諸曰然

明乎宗法之原而不以其所同強齊其所不同則千載不明之案可判而今日紛紛之論不崇朝可決也如哀帝英宗之事可同宗法者也故當降其小宗而師丹司馬光程頤朱熹之説為是然司馬公引魏詔不得顧私親之語則將視所生為路人又不若程子推所生至恩明尊崇正禮之說如宣武光武之事不可同宗法者也故光武當祖高祖帝四親而張純朱浮之説為非宣帝得稱父為皇考而范鎮以小宗合大宗之譏為非然程子亦以宣帝稱所生皇考為失禮但宣帝於昭帝為姪孫叔祖不可為考所生又不稱考是竟無父矣此亦拘於為後為子之例或因一事一時而發未必其定論也且尊信程子莫如朱子而其作本義定家禮不能盡從程說亦惟其是而已仰惟我皇上之即位承武宗遺詔遵祖訓兄終

弟及之文揆諸春秋之義克正其始矣其繼武宗之統以主宗廟之祀非若宗法必為之後而後得奉其祀者故以倫則武宗兄也孝宗伯考也以位則皆君也皇上以弟代兄以臣道事先君其為繼武宗也名正而言順矣（假如興獻帝在以叔代姪亦以臣道事先君而繼其統）武宗而有繼也則孝宗固未嘗絕也何得舍武宗而不繼何必考孝宗而後為繼耶（或以宗廟無禰為疑然事有常變漢宣時亦無禰廟況孝廟在禰廟之班乎）由此言之興獻帝聖考也興國太后聖母也名正而言順矣若夫

尊崇之典則亦有可言者宋英宗既後仁宗程頤尚謂其父濮王當别立殊稱矧我皇上聖父母乎如曰子無爵父之義周不有追王之禮乎或疑此非尊無二上之義殊不知興獻帝本處宗藩入繼欲并崇其祖却難益繼統與創業不同創業之君功德自已立故得追崇四世以報本繼統之君功德本乎創業之祖故止可及父母而不得及祖壓於創業之祖故也又疑如此父祖似乎有間據先王制禮父服三年祖期曾祖三月亦自有差等若夫廟祀之典則又有可言者天子為百神之主尚當祭其國之無主後者見王制顧不得祭其父乎别建寢廟不敢干

宗廟之紀不亦可乎然則子之說無亦勦議者之說歟曰議之是者天理人心之同也議之非是者予不得而同也子盍亦上聞歟曰皇上至孝之心旣已燭夫兩端之說矣大禮其次第舉矣予竊重夫禮官之固執而惜其弗加察也又慮夫紛紛之論真成聚訟而或貽患也故為是答問者將以解學士大夫之惑而明我皇上至孝之心於天下也

章氏重建御書堂記

御書堂藏御書而作也吾婺先正大方伯章公正統中以廣西憲使入覲詔賜五經四書五倫書凡若干卷書故有堂寶藏在溪南濮村且以處子弟之學者數十年來規法稍弛公之孫緒大懼繼述弗戡無以昭先德承天寵爰度地於所居之後以便視守建堂於厥地之阜以崇廉陛庀事於甲子之春明年冬落成面陽明以受風日履爽塏以殺水泉蠹不芸而辟潤不曝而乾輪奐有美籤軸秩秩子若孫升而游歌焉處而藏修焉起敬

起孝固必于斯間屬予記之予作而歎曰可謂得我心之同然哉予大父僉憲府君與公為同門友仕之時亦同嘗以風憲近臣蒙賜書又同先子憲副府君異時語不肖孤曰吾婺章方伯與汝祖獲御賜書是誠至寶吾欲創樓尊閣之而未能不肖孤服膺久矣顧力猶弗逮聞子兹舉能不深為之喜而重自愧哉抑是書大字楷寫版刻明淨予每讀建陽本魚魯可疑輒盥手啟笥莊誦細校聖賢精義與語多賴以明吾知章氏子弟之學

有頼矣夫敬君之賜謂之忠述祖之業謂之孝啓子弟之學而俾有所考謂之賢一舉而三善焉不可以無記矧先祖同其遇後世同其守不容以不記謹記之以貽厥後乃若垣楹門廡之詳則登堂在目而山川景物之獻秀於堂則不繫乎書者可畧也

項氏先塋記

友人項聘之衰絰過余泣拜而言曰珍先處士之葬幸獲地矣而表塋域以示久遠敢不為之慮請吾子為記

之地延袤二十畝在赤松鄉去縣北十有五里負南面北覺慈寺翼其左澄塘浸其右孤石特秀亭亭雄峙于前者芙蓉峯也堪輿家謂芙蓉一脉自東而南鬱盤成阜中岐而成穴左一支環出寺後蜿蜒為案右一支曲枕澄塘之上若内顧然土宜松竹植之易茂尤宜桂不植而產蒼然蔚然雲木團陰望之知其為先塋也隴封四尺碑刻曰項處士墓塋前為亭亭側為屋圖居守便祭掃也珍聞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珍之不孝不可追於生前盡心墟墓之間猶以為吾親所歸也即於是無憾焉庶幾吾親安之也夫子嘗曰丘也不可以弗識也子盍一言俾項氏子若孫永有識哉余聞伊川論葬必土色光潤草木茂盛五患不及水泉不侵而晦菴之言曰以子孫而藏祖考則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為安固久遠之計吾聘之可謂達於此而能用其孝矣凡民致死其親窀穸尚且否則泥風水拘忌諱葬不以禮不可謂孝矣則孝如聘之詎非風俗轉

移之機哉聘之積學謹行嚮用于時所爲揚名行道以終其孝者余方拭目焉庸次其說以記之

張氏順則堂記

義烏處士之廬有堂曰順則者張君彦成所築也其地在龍陂里西去縣三十里許臨谷向巒山縈水紆爲堂三間堂之後爲室傍爲樓前爲正門凡若干楹朴素堅完脫去綺靡經始於弘治辛酉越五年而落成於是起臺植花以遊以觀引泉爲池可濯可湘葢隱而善居室

者也昔陶唐之世有謡於康衢者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處士之名堂葢取諸此夫謂之順者天下何思何慮坦然由之無適不順也謂之則者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帝之則我固有之也人惟逞私智以戕天理顛倒拂戾喪其物則是雖中君叔世難乎免矣而況於帝則乎而況於順乎處士質直少文尚義而好施言動衣冠循循以禮鄉人化之而不爭令尹嘉之而知敬子弟依循之而有所成然而名弗烜于時迹弗詭于人葆光任真涵

濡聖仁其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者歟昔五柳先生自謂無懐氏之民葛天氏之民處士其陶唐氏之民歟處士仲子儒從予受經篤學謹行克振家聲予以是知處士而喜其堂之不虚名也用申其義以記之

太湖分趣記

太僕少卿霜厓曹公作假山于夔城南隅號太湖分趣謂予曰始僕以御史在告自適于是别去六七載湖山情景無日不往來于懐願記其事勒諸石庶幾他日歸

隱誦斯文而愜吾心焉且俾後之人知僕所樂嗜也山累太湖石爲之崛起平地峯巒削出虚其中以爲洞容三數人兩傍由石門以升小橋曲徑達于絶嶺山畔有四景亭刻東坡四景帖有賢已亭設博奕具結栢亭二一置琴磚石几一豎峭石刻小飛来三隷字結黄白木香亭各一桂竹屏各一栢坊一左右掩映參錯于花草竹樹間面山爲書屋若干楹壁間陷置古今諸賢石刻游息宴集于斯萃止凡園之景以山勝山之景以太湖

之石勝故命之曰太湖分趣予惟人之情不能無所好也彼以聲色勢利取敗者固好之累而無知無欲如老氏之説則亦好高而不情古稱知樂水仁樂山其適情而無累者尠公其達仁知之理者尠或曰甕城扼萬里長江東瞰大海公生長其間眼界不小頃將使命持憲節歷敭中外以極天下之大觀其胷中之太湖不啻吞若八九矣奚以分趣爲哉予曰此公之所以賢於人者而人固莫測也夫舉卷石可以知山斟勺水可以語海

取諸近小以自託者易足之道也公以清才贍學存歴
卿列崇階顯秩駸駸未已乃能不以富貴移易其山林
之念是又以知足為持盈者也不賢而能之乎顧予泉
石膏肓聞風感興恨未能艤舟京江以少分公之趣漫
為公記之公名儆字汝學以乙丑進士起家霜臺其别
號云

雙溪潘氏宗譜記

潘氏之先出於畢公高畢公高本姬姓子季孫者食采

于潘因以為氏焉潘氏子孫蔓延于天下宋南渡初金華稱三潘馬待制曰清潘駙馬曰貴潘半州君曰富潘更元之亂分散微弱而吾一門至今號儒籍焉蓋元别儒於編户若今匠竈籍然入國朝吾高祖興二府君以人才徴曾祖昌三府君卒贈監察御史而吾祖吾父諸父昆弟皆以儒起家接迹仕路蓋自洪武以来百五十餘年于兹矣自吾高祖居城下雙溪之涯其後或居城或居鄉或居武義而城下故廬子孫猶有居者然彼此

散處而隆替不齊矣予幼而孤不得備聞遺德思所以尊祖而睦族莫如為譜乃以舊藏先世位牌訪于族人由今而上得五世由五世而上得三世又遡而上譜殘系闕雖知其出於三潘而不知其孰為當祖則斷自所知萬八府君者為始祖嗣萬而宗而德皆當時列行之稱而其名與字已不可考其稱宣教若朝奉又皆已不可曉矣於是為之圖以表其世系為之傳以紀其事蹟名亡則書其字字亡則書其行而宣教朝奉各仍其稱

又揭凡例以示法守而譜可覩矣古者大宗小宗之法廢而人不知本人不知本而骨肉之恩薄仁孝之道衰其猶不失宗法之意者譜系之説也而譜復廢焉雖賢者無以自考此吾所深懼也夫吾父之視吾兄弟猶吾於子也吾祖之視吾從兄弟猶吾於孫也自兄弟逹于族人固一本也兄弟族人而至於相虐猶一身而四肢自相戕也非背本歟嗚呼觀於吾譜而可以知本矣其孝弟之心可以油然生矣

滁州龍泉庵興修記

我太祖高皇帝定天下設太僕寺于滁總攝馬政尋建廟祀馬神俾龍泉庵僧視守洪武二十三年歸併寺院勅太僕臣朱守仁等仍留兩僧自是庵為名剎且為太僕諸臣習儀祝聖壽之所庵在豐山西北麓南距栢子龍潭百武而近其名龍泉者葢以此歷年滋久日就頹圮失今不圖後費益鉅侍御陽曲劉公按部至滁有司白其故會侍御武昌朱公以清戎至謂興滯補弊不可

巳公乃下令計財用出公帑屬經歷伍朝用吏目劉寶董其役巳而歲旱公閔雨州守陳君則清諗衆曰古者修城郭使民就食兹役亦旱備也衆驩趨之經始於嘉靖癸未秋七月凡三越月而落成正殿以間計者三後堂中門間如之東西序各九間皆以外門繚以周垣惟正殿後堂撤而新之餘皆補葺以還舊觀於是伍經歷等請記其事刻諸石予惟春秋用民力雖時且義必書兹役也不可以不書也祀與戎有國大事庵為馬神廟

設戎祀所係且國家舊典一宜書費出于公不厲民飭舊為新俾已成勿壞二宜書因饑募力民利其食官享其成得乘時之道三宜書子承之太僕於是舉有賴焉謹書之以告來者劉公名欒字汝喬朱公名衣字子宜皆以進士起家有聲于時云

境山河記

黄河至沛縣與運河合東南百有餘里至于境山又四十里為徐州洪又六十里為吕梁洪南引江淮北達大

通境山實扼其吭巳丑秋八月河溢境山西徙三百步東南流二里合故河下口以其在故河外稱曰外河去山稍遠奔流直遂視故河加闊然舟楫初無患也厥後水落湍急挽舟者患焉水益落湍益急放舟者亦患焉十月以來亂石絕河湍下射高數仞雖虛舟不得上有冒險而下者十覆三四焉於是遠近駭愕大懼春漕弗利曰盍闢諸則嚴寒墮指疇能穴氷鑿石曰盍濬諸則故河成陸復非外河徑直疇能以兩月之力迴彼瀾倒

期迫事急予不得已檄都水主事于思睿徐州判官項情召官夫陳畚鍤峙樁草十二月六日興工穿故河以俟行水長七百五十步廣十步深丈有七尺截外河而逼之東兩涯下埽使漸相屬明年正月下旬中流埽未合洪濤激盪不可施功則決之故河奔放衝刷沙隨水流一夕河廣一倍三數日盡復其舊廣凡百步二月中旬截河埽成廣凡百四十步益假埽逼水以衝故道又乘水洩以合埽未幾沙洄外河而亂石盡沒焉經流滔

淊舟行如故過而覽者不復知前日為患之處矣是役也使夫三千給銀一千八百九十兩有竒用物椿以根計榖稾柳梢蒲葦以束計共十四萬七千五百凡七十日而工畢埽法見元史玆不復詳嗟夫滄桑陵谷信有之矣境山此河患我未之前聞也一旦為患天也不久而患息國家之福諸君之力也予也實幸焉記其事以告來者

竹澗集卷五

竹澗集卷六

明 潘希曾 撰

序二十六首

秋日寫懷詩序

詩三百篇尚矣而非必始諸此也歌非必始諸虞謠非必始諸堯之時則詩也者古今人心之形也謂詩始諸心可也是故觀乎其詩可以知其人矣古人發泄性情

矢口而成抑揚短長恊而成聲皆不得巳而鳴非如後世規規為之者自楚騷一變為漢魏古詩再變以極于唐律若蘇子卿陶靖節少陵昌黎諸君子名節志義欝中發外卓然名家矣學之者或不得其心其有至焉者鮮矣草窻童廷瑞先生以秋官大夫請老一日過余出其使蜀時秋日寫懷詩若干首屬引數語余三復而歎曰是雖託于唐音何其善鳴性情也抑將有欝于中如昔之君子乎何以至是也先生讀書三十年逾四十筮

仕未六十即角巾林下將必有鬱焉者乎詩始諸心請質之先生

閒庵詩序

閒庵潘翁徽之隱君子也其居在婺源山谷間有田園之饒泉石之美竹樹蔭翳魚鳥上下翁樂之可以忘老日惟携琴杖藜命酒賦詩或課子弟讀古人書優游卒歲他無復事事因自號閒庵云弘治壬戌子珍玉卿舉進士大夫士與游者胥為賦之既成帙屬序於予迺有

感焉余郡貳守玉汝先生者翁從子也其心廉而靜其政平而裕余昔從游也久迺今與玉卿為同年復見其有兄之風豈文獻舊邦士之生乎其間者類多賢耶抑家傳爾耶世之擾擾匆匆以沒齒者何限翁獨自處於閒賢於人遠矣其子若姪克世其德以效于用顧豈無以哉余聞作德心逸見大心泰逸且泰而後天下之物不足以撓吾斯閒矣是雖居官致理可也獨隱居也哉昔老莊以虛無為閒禍天下者也巢由以離遁為閒遺

天下者也翁之閒適乎理趣要非異端者流而佳子姪又推之以恊贊皇化視彼一於遺世者孰優耶余方慶世之太平無事而翁之庵之得以終於閒也是亦諸賦詩者意也

三覲圖稿序

貳守婺源潘先生往者以名進士令湖之蘄水循例凡三入覲朝廷凡三錫勅諭先生祗若休命既終厥功間嘗謄黄成帙仍繪見賀辭三圖于首而以當時諸紀行

詩附焉總題曰三覲圖稿闕廷想像于丹青綸綍昭回乎簡册而大篇之舂容短章之寂寥具見其感時撫事之實近以示某俾序之予見近世為縣令有能稱者一再入覲率被徵書取顯官去之惟恐弗亟迺若久任而後遷既遷而不忘其初在行役無獨賢之歎慕君而終身焉者不其尤難哉先生清節惠政茂著蘄陽直以情性冲淡廉於取名故三載一覲覲且至于三而當路未之甚異也久之序遷今官或將熱中焉先生方懼弗稱

手錄勑文朝夕披閱蓋將推其作縣者以倅郡大其惠

澌者以惠吾婺也其冠以圖者所以繫其戀闕之忱而

附之詩者又以歌詠其勤苦焉若先生者可謂篤於忠

愛矣抑詩言志凡誦子美詩者必憐其忠也先生諸詩

發乎心聲之自然是以詞氣蕭散興寄悠遠有感慨而

無怨尤焉要當與知杜者論然後信余言之非誇而先

生之平生庶乎可識矣

送武義令劉引之入覲序

令天下司府州縣之長率三載一入覲朝廷察其治行而勸懲加焉其事與古之述職試功一也縣親民而屬府隷司司府之令必由縣以下於民簿書叢委催科不息聽斷無虛日而送迎疲道路猾胥奸民窺伺舞弄而上之人又從而掣其肘令之職蓋其難矣吾婺為江南劇郡凡領縣八其間號難治莫如武義彭城劉引之令武義之三年當入覲其僚屬請余言贈之初君受命闕下余獲傾蓋焉觀其器宇宏深言論慷慨真有豐沛豪

傑之氣非若拘拘章句儒者固已知君之才不患其難矣自下車來果能沛然處之刑簡政清徭均賦足强者服慝者革聲實流布而上下安之余然後歎縣無難易視令為難易令無難易視人品為難易抑又自信管窺之無謬也君行涉亦墀覲天顏吏部考績與天下循良吏當無多讓朝廷三考陟明具有成憲亦且還君以終惠其民矣二三君子奚用悵兹别哉於其請姑道余之嘗知君者以觀其成

贈潘守固授陰陽正術序

金華潘守固拜郡之陰陽正術正術亦流官也而行縣視事不出鄉郡人皆華之士君子與游者且喜其學見用也友人陳正之屬予贈言惟聖人開物成務莫大乎陰陽理與數非二物也後世泥於術數而吾儒爕理之用漫不之省司馬遷父子論六家之指遂以儒與陰陽並列則世儒之不道陰陽陰陽家者之不得自附於儒非一日矣堯命羲和主歷象而庶績熙舜命重黎司地

天而人心正周以太史正歲年卜日馮相氏掌歲月辰日二十有八星之位保章氏辨吉凶觀妖祥降豊荒之祲象而六典始備是皆具乎吾儒之書而陰陽之為說卒莫能外焉迺若忌諱之拘畏妖誕之降格禄命風角之禍福泯泯棼棼偏泥乖隔彼陰陽者豈端使然哉今京師欽天有監諸郡邑陰陽有學小大執事皆務得人以稱國家稽古若天之意守固推於鄉舉於有司受秩於銓曹以歸其知厥職矣乎律有瀆神明事邪術妄言

禍福之係非獨法吏之所當知也守固其嘗考之乎夫職茍思稱則雖抱關擊柝不可輕道茍可以行則固不必發策决科横金紆紫而後為快守固通儻喜文儒其知所從講久矣其能本之經參之律以效厥官也審矣儒者燮理之用雖未可輕語而明夫人以息邪慝於一方亦深有望焉余既重陳請又嘉守固不徒幸鄉人之華而將無負乎士君子之喜也乃為之言

贈福建僉憲婺源潘公序

今天子嗣大歷服萬邦奔走稱賀吾金華則婺源潘公以別駕至公未至旬日天子特簡命為閩憲僉事方玆拜表成禮將奉勅之新任凡吾鄉之仕于朝者喜其來而榮其行胥圖所以贈或曰公讀書起家進士歷郡縣凡幾書最有文學有政事賢勞二十餘年所至不挈家尤有清苦之節是以不近名而名自隨不狥人而人自知聖王御宇首膺顯陟縉紳士罔不竦聽改觀蓋公之被遇於斯為盛而其所樹立亦至此而有徵是則可慶

也已余曰以是慶公非公所慶也士君子生天地間要自有所樹立而遇不遇所性弗存焉惟夫生于其鄉而風流習染之有自仕于其邦而興起持循之有地則固其所深願而不可得兼者婺源朱子闕里也其山川清淑之氣磅礴而無窮故家遺俗文獻可考公毓秀其間沾漑膏馥不啻孟軻氏近聖人之居而私淑焉者矧今往按全閩又親履其講學過化之地當時武夷諸精舍與考亭諸書院而今尚無恙否其為政規模布在同安

其施諸臨漳者尤詳不識甘棠猶蔽芾否其所料簡諸書在經史閣所刋四經四子在漳郡視今世所行書亦有可參互否公於是重有感焉則所謂生於其鄉而風流習染之有自仕于其邦而興起持循之有地兼得之矣仕優而學則古今考驗皆有定見而體者益明學優而仕則施為依據皆有成法而用者益大昔朱子不遇於時未究其用公其將遇於今而益弘厥施矣乎夫如是亦不足慶乎或曰誠哉子之言第有一焉公之佐吾

郡于兹八年吾民之德公亦與日積一旦奪公以去而吾黨顧為是言如吾鄉吾民何於是相顧憮然若有不能不介于懷者請書以為公慶而并以識吾私

贈進士陳君正之授瀏陽令序

有地百里而為之長令之令尹猶古之子男爾古者民淳事簡諸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所為達於天子不過六年一述職十二年一廵狩而已故其勢易後世民偽日滋文移旁午農桑學校賦役獄訟盜賊之務去古奚

啻什百而縣領於郡隸於監司風旨意向稍有異同即不能以自達故其勢難故事大縣非名進士不輕任及任而著政績有旌異有徵取尋進而職部臺高官膴仕自此升矣士由進士宰百里膺簡任而負期待有子男之國而處其所不易此其官豈不貴而道豈不可行哉進士陳君正之令湖之瀏陽或曰龐士元非百里才蔣琬為廣都衆事不治蓋才大難為用而清廟之器或非窮鄉下邑所宜以正之宰瀏陽交游私惜之余謂不然

古之君子體具用周而無所擇於官後之君子學力弗逮而資稟用事故有能有不能矧一邑者天下之式經濟之士固宜究心者也彼卑之而不屑爲易之而不思所以爲者皆非也正之碩學遠抱有通敏才蓋知令之不可易而盡心厥職者他日湖南稱循吏第一必吾正之也臺端拜監察御史有入自湖南者必吾正之也正之先大父憲使公文學政事有名于時先君憲副公實同朝焉而余於正之學同業仕同時契好厚矣於其別

宜不能無惜若其被命出宰蓋將為朝家得人慶為一方得父母慶而奚以惜也正之明年當述職再逾年當被徵書官內臺所為相過從相砥礪以協賛太平吾黨可翹足待則其别又奚以惜也於是崇酒載肉相與祖餞之且以斯言諗之正之以為何如

送蔣廷元遊南雍序

丹陽蔣廷元應貢至京既廷試將卒業南雍同官湯君仁甫謂余曰廷元吾友也吾宦游諸鄉人圖贈之言以

壯其行以勗其有成子知我者雖未知廷元願為我一言廷元世儒家兼邃軒岐之術或以醫顯或以儒仕凡十三四傳而姓益著廷元又蔣氏佳子弟也種學績文有志當世雖場屋數奇而不怨不怠今方游南雍友天下士以博其所見聞而要其所成立其所存可知已今世士如廷元子苟知之雖弗吾以猶將喜稱焉而顧獨吾靳哉余惟范文正公有言大丈夫不作宰相當作明醫以活天下則醫與儒非二道也儒之用調爕元化整

齊庶政而民得其所醫之用護植元氣攻刼衆疾而身得其安顧其事有大小功有廣狹而所為利于物者豈有二乎哉古之人急於利物故不得為宰相寧願為明醫彼為宰相而不足以濟世固不若為明醫而足以濟人之為愈也廷元之於醫余不知其得於家廷者何如而獨種學績文有志當世葢亦舍其小者狹者以就其大者廣者至於場屋數奇不為世用謂宜反求諸醫以姑酬其利物之心可矣乃確有定守而得失利鈍不一

動其中輕數千里来貢京師又輕數千里往游南雍觀其志若將必得其願欲而後已者余聞貧賤憂戚天所以玉其成而古人當大任往往出於勞苦拂鬱之境他日收晚成之功以弘醫國之用者安知不在廷元耶傳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又於廷元之行卜之

送進士徐君朝儀序

皇上勑禮部采輯中外事蹟修先朝實錄禮部請簡有學行進士分遣天下於是永康徐朝儀使池廬諸郡大

夫士知朝儀者咸榮之瀨行徵余言贈之余惟君子處世必有出乎人之所難而後能擅夫人之所榮斯其可榮者在我而外物之烜赫不與焉夫自成周賔興之法易後世得人莫盛於進士一科士由庠序舉於鄉升於春官而後進於天子之廷率千百之什一其選既精則其才愈難而進士於是乎榮於人人孔子謂誦詩三百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而先王遣使臣必曰每懷靡及曰周爰咨諏蓋宣德達情非有用之學鮮不辱君命

者其事既難則其遣不輕而使命於是乎榮於人人若夫史氏之學世又孰不榮之亦孰不難之昔司馬遷以不羈之才足跡殆徧天下網羅放失考論行事卓然成一家言而後之君子猶或病之然而卒無以及之者史固豈易哉朝儀學舉進士才堪史命而是行也訪求采摭實與史氏之責焉所謂必有出乎人之所難而後能擅夫人之所榮者朝儀有焉雖然難事之在人無窮而榮名之加已未可以遽足故以自强不息為德業不尤

難歟以令聞廣譽為文繡不尤榮歟是固吾儒所為無
待於外者而朝儀所自勉也彼恒情之所榮而衆人之
所難抑又其餘也朝儀余益友鄉舉同年故因大夫士
之榮其行也為之申其説而復以其至者望之

贈平原令李仲實序

還安李仲實以鄉進士分教忻州既考最擢山東平原
令同官王君汝温一日告余而屬為贈言余未嘗傾葢
仲實而知王君實深君端人也取友必端故弗辭為之

言竊惟循吏之頼于民關于治理不為輕矣始傳班史者龔黄諸守相而已再傳范史而後荀陳諸令長有聞焉豈古之時為吏者多循故難指名而先漢之時為令者猶多循故未可一二舉耶夫親民者莫如守而於民最親者莫如令守與令未有能輕重之也顧為守者崇以尊而為令者卑以詳惟卑也則張弛舉措恒見掣肘惟詳也則詳者覽者咨者判者智揣者心計者又往往不暇給守令之難易於是乎有間哉平原古齊郡地夫

子謂其一變至魯再變乃能至道蓋自太公之教壞於管仲而夸詐餘習至漢猶不變今欲變而之道其難易未知視昔何如夫令不易稱也平原不易治也冄以不易稱之職而委之不易治之地朝廷待仲實者甚不易也仲實其易之耶其將沮於其不易耶昔者劉寵令平陵民懷其仁韓韶為嬴長賊相戒不入境嬴與平陵皆咫尺平原而二子者固登名循吏者也今仲實職似地隣古今人豈必不相及也雖然二子未聞道也未及乎

儒也儒之用不但如循吏而已也余聞仲實儒者其聞道久矣往教忻州士多化之今推以治平原也民獨不然乎余方慶齊之俗將變而之道也他日史氏傳之與漢之循吏並俾天下後世知循吏足以安民息寇而聞道者化民成俗也不其盛哉仲實其毋迂吾言

壽封君王翁序

天地久長之氣得之則壽故物有松柏黿鶴而人有耆老耄耋然物無知而人有欲物苟壽焉斯已矣人幸而

壽則非富不養非貴不榮非逸不樂必兼得而無遺焉然後能足其願欲故天之於物也易為功而於人也難為力昔者楚邱垂老不免於貧賤季子位高金多而不終帝堯憂壽多辱憂富多事周大夫有位而歎賢勞豈非造物無全功而事固不能盡如意耶故人之願欲壽考而享富貴逸樂而無所係累者古人不可得而兼矣世之君子於古人之不可得兼者而或得焉獨非所值之至幸者乎吾婺封刑部主事王翁壽躋六十子銓秉

衡以繫官京師未遂歸寧乃屬余言將寓歸爲壽余違鄉未久念翁往時矍鑠喜徒步目瞳漸方色若孺子雅歌投壺終日對賓客弗倦有以知翁之壽益未艾也翁諸子賢而克家秉衡以清才粹學致身天朝用是家累千金而奇贏會計之務一無所與跬步未始出鄉井而封官如其子所謂壽考而享富貴逸樂而無所係累余方爲翁喜幸羡慕之不暇亦復何言雖然天不可必而在人者可必聖賢或不得其常而君子惟語其常翁天

性孝友與物無忤讀書樂善以義方成諸子古所謂鄉先生者翁其人也則夫得全於天而足其所願欲益有德集福之驗也他日逍遥上壽而子之榮養益致其極皆理之可卜者請以是壽翁并為翁祝且用告鄉之人俾登堂觴翁者不徒幸其得於天而深慕其有諸已焉亦或錫類之一助也

贈湖州太守何侯序

古者天子所與分國而治者有諸侯焉後世罷侯置守

而良二千石實與天子共理世稱郡守古侯伯信矣然周之時大國不過百里其次七十或五六十今天下百里之制皆縣也郡之制其為縣凡幾也此小大之勢也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而今之從官者易地而治計日而遷視彼世守其國以服習其民者果孰難易耶夫以郡守之貴與諸侯等且勢大而時難君子之立乎其位苟非志定而才副者孰能不奪於富貴而使德澤加於民聲實流於人哉湖守何侯奏績京師同官陳聲

伯謂余曰侯閩人舉進士歷官兩京守吾湖且三載其
度廓然以宏其德温然以厚其政平易而規法不廢故
民樂而安之臺臣嘗薦于朝天官卿兹復書最蓋不惟
湖人德之而當路亦知之舉朝皆信之乃今旋旆吾湖
吾幸湖之人獲終惠也余聞而歎曰是所謂志定而才
副者非耶何其德澤如此聲實如此不奪於富貴如此
士方窮時以勲名自期慷慨發憤真若可致洎其得志
往往汩沒於聲利而卒無以表見於世或者有立而弗

逮不能用大而濟斯則志才不足之過也以侯之所樹立卓卓若此其志與才過人逺矣即使由郡國而推之藩服由藩服而推之天下又惡有弗勝者哉古之諸侯入為王朝公卿漢三公擢自守相是亦今日朝廷用人之典也聲伯忻然應聲曰吾固以是望侯矣顧屬筆為侯贈

王氏家譜序

嗟乎世之人孰不愛其身惟目前之圖而不重其本輕

其身者也抑孰不愛其子孫規規身後之利而無以維繫其心棄其子孫者也枝榦崢嶸必植其根而後千花萬葉於焉以榮天下未有本撥而末茂者獨木乎哉是故祖父吾本也兄弟其枝榦子孫其花葉也吾父之視吾兄弟猶吾於子也吾祖之視吾從兄弟猶吾於孫也自鼻祖至於耳孫愈遠愈分而氣脉所貫固一本而無二世之人惟不知本也是以骨肉之親至同途人喜無慶而戚無弔也平居不相得而患難不相拯也貴且陵

賤也貧且忮富也將其身之不保而欲以及其子孫不可得也家之有譜所以重本始而維繫乎族屬君子之善愛其身與其子孫舍是無所用心矣古者因生賜姓胙土命氏使民有别而不混又立大宗小宗之法使民有所統而不離後世宗法廢而襲冒興益以淆亂其猶可見先王之遺意者惟譜焉耳隋唐間譜掌於官五季以来其法復廢士大夫之家間能為之而或旁援貴顯以為榮駕空於不可考之世以自詭則又愈失古之意

而亦奚用譜為哉余友王秉衡自其祖壽四翁居婺之
北闕子姓繁衍蔚為吾鄉望族秉衡懼其族大而難合
也則謀為之譜王在晉宋間江東最盛浙之諸王多其
苗裔秉衡皆不敢取信斷自所知壽四翁以下凡七世
圖其宗系疏其字名生卒之詳為譜昭穆秩然可考嗚
呼是殆有識而合於古者乎秉衡名銓舉進士歷官刑
部員外蓋亢宗者也而用心若此其賢於人遠矣夫為
人後而能使先世之祀有所藉以延於無窮者孝也使

夫人皆興於孝天下不幾於治乎余竊有意於斯觀秉衡之為而重感焉故樂為序之

送陳教授先生序

滌齋陳先生以選部推擇教授于金華九載當奏績上京士大夫華其行而重其去也則思以言贈顧謂予曰先生自此升矣吾黨之小子誰與造就風俗誰與陶成吾儕里居奚所游從而咨訪於其别不可無言予惟儒者學古通經砥礪名節固將有益於斯世斯人非徒善

其身而已故用之朝廷足以尊庇用之郡邑足以承宣
或者不為世用亦必傳道授業以淑諸人是故孔聖
思裁狂簡孟氏樂育英才而說者謂教澤所及顧有大
於守一官效一職者皇家化民成俗設國學以教於上
設郡縣學以教于下師有官弟子有廪非如昔之聖賢
不用於世而自相授受者也其任不亦重乎其遇不亦
幸乎先生以明經舉京闈兩典郡邑教事老成學行為
時推重循資而升必得太學右職所謂作人才而勵風

化者當為天下慶不當為一邦惜也若夫游從咨訪之私固人情也予亦奚以釋諸君

南封録序

正徳七年春希曾以刑科右給事中奉天子命偕翰林編修湛君若水持節往封安南國王人賜上公服一襲榮使遠也明年正月入其國授封行禮信宿而返蓋自京師至廣西之憑祥水陸萬里然後達于安南而安南之往返僅二十日耳又明年復命上錫宴于光禄勞行

役也仰惟皇明統一海宇九夷八蠻重譯獻琛西南海嶠諸國惟安南尤秉禮我國家待之特厚若其嗣世襲封則寵以詔勅齎以冠服而將命之使必簡侍從文學之臣充焉皇上之所以誕敷文德惠綏遠外者何其盛哉希曾空疎蹇拙謬膺是行仰仗王靈不煩專對從容指授而使事畢矣重惟遭際明時目覩盛事歷萬里絕域幸不辱命不宜泯焉無所紀述乃取在安南所賦詩歌二十二首回京奏疏一通手錄為卷又以安南國王

詩二首書二通陪臣詩五首綴之卷末題曰南封錄序而藏之凡山川之迂險風土之奇詭與夫往來交際之始末一覽可見古者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采之里巷歌謡春秋以狄視秦而車鄰駟驖諸詩三百篇取焉是錄也予不得以淺俚自嫌且俾外國之什得附見者固不以夷而棄之也擇焉不精覽者庶無我疵

東園看月詩序

正德甲戌中秋前一日閣老西崖先生李公即所居之

東園開樽肆筵召其門人司業曾振之少卿張汝吉太史趙爾錫李宗易通政李守正王時芳宫允李夢弼洎希曾為看月之會于時久雨新霽殘暑已退夕陽落陰凉風時至公坐諸生于左右或論文或誦詩或觀古書名畫時一命酒以待明月之出少選栖鳥漸集暝色四合獨鶴唳空氷輪皎然於林薄之上公仰視久之忽顧謂曰嫦娥差瘦一分秋仲魯尚記憶否此蓋希曾十三年前從公閣試八月十六夜賞月句也於是諸生起為

公壽因自相勸酬振之雅故善飲獨舉公去歲中秋詩作楚調歌之歌畢請用韻紀興公顧坐客八人俾各占一字為句首濡筆引紙就月下書一律命屬和焉酒罷漏下三鼓矣後希曾謁謝公又請得連夕所作乃并公招飲手柬裝為一卷而以諸屬和詩附焉庶用備他日故事惟公文章勲業固已被今垂後學士大夫莫不尊信而師資焉顧當謝政引年之日於門下士猶且不忘汲引至於片言可采歷十餘年之久尚挂齒頰是固公

之盛德而其所為誘掖奬進者不識當何以副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公之録善也又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公之樂育也希曾謬託龍門無所底就特序其事以自識

贈御醫吴先生還鄉序

御醫吴晦叔先生謝事南還於是年七十矣而聰明矍鑠若後生且戒行吾鄉里之仕京師者飲餞于其邸酒半客執爵而歎曰賢哉先生去就若先生亦誠賢矣乃

顧謂余曰贈言之誼以屬子余惟賢者處世身為先用次之身必有以立用必有以及物故學術以立身也宦業以及物也其或所遇不齊所就雖異二者無歉焉可也是故太上則周孔之事其次以職其次以藝貫誼稱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范希文謂大丈夫不作宰相當作明醫活人其理同也正直平蕩之道塞世途多艱賢者益難為全為其大而莫之全孰愈為其小而終始之全也先生故業儒尤精於醫成化間被檄供太

醫院事尋擢本院吏目進令官首尾凡三十年所活都人士不可勝計朝廷眷遇方隆而先生懇辭以老其亦知退而全身者耶其亦小試而畢其及物之志者耶夫賢者心事未易測識漢二疏之去使人歎息稱道於千載之下廉頑立懦有遺風焉則史氏之言為之張本也先生歸矣他日知先生者或有徵於余言

贈長沙府推官項君序

余鄉項君瑞周以太學生試天官顏出儕輩拜湖廣長

沙府推官余暨陳大理馮進士則君之執友且聯姻若周侍御應職方亦君瓜葛若徐秋官陸武庫唐侍御胡江夏朱郘二進士皆與君有場屋舊若陳李二上舍又同君偕計者于時咸在京師初君未至時吾黨思鄉里之彥必曰瑞周思士之篤學清修出可守官而處可敦俗者必曰瑞周悵悵焉惟恨其至之晚比至則倒屣迎之下榻館之恐後每公退讌集秉燭夜闌相與道故舊商古今靡不心醉形忘不啻疇昔之處鄉曲也君承檄

當之官吾黨屬余贈言余惟長沙為湖南大郡領州縣十有二山深土曠江右川洛之民多流其間里族雜而獄訟繁視舊志所謂民朴而淳者有間矣國家設推官以聽一郡之訟其任甚重君治長沙實重且難雖然余聞諸子思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君信乎友若是其於獲上治民何難哉易稱君子以明慎用刑書稱惟刑之恤又君素所誦習者舉而措之吾知長沙無冤民矣請拭

目以觀其成

滁陽贈言序

滁介江淮之間阻山抱澗舟車罕通唐以前未顯也宋歐陽子作守文章節義竦動一世游觀品題形勝拔出自是名人韻士往往聞風願遊而天下知滁矣迨我皇明實登鐵輔尋建太僕寺總攝馬政則以其地為桃林華陽而天閑之往來冠蓋之南北日交乎滁之陽矣蓋滁之遭莫盛於今而歐陽子之遺迹過而訪者益多於

昔山川顯晦固自有時哉正德丙子希曾由諫司來貳太僕吾兄栢軒先生適分教于泰滁泰相去僅三百里而各縻于官猝難會晤或託音書或形夢寐不勝陟岡之感迺丁丑秋吾兄便道過滁數年悒鬱一旦傾瀉爰命軟輿從以殽酒相與登豐山入琅琊追醉翁之風流漱玻瓈之潔清于時秋高木落風日清朗樵歌鳥哢如倡如和遊興所極不知日之既暮於是環滁之景盡在心目而友于之情亦少慰其一二獨非幸哉已而吾兄

將還泰同寮諸先生咸贈以詩更倡迭和積成巨卷題曰滁陽贈言惟諸先生之作鏗鏘振發金舂玉應所以侈山川之奇觀嘉天倫之樂事揄揚借譽蔑以加矣獨念予兄弟自幼侍先君宦四方未嘗一日相舍既長筮仕各自為途離合可勝歎哉昔蘇子由與其兄子瞻相約早退為閒居之樂子瞻亦謂宦遊相別之日淺而退休相從之日長顧予與兄今雖未敢言私幸齒髮未艾後樂有日則茲别也安知不為終老之聚晤而茲遊也

安知不為故園之美談耶予既屬和卷末復序此以竢

五山先生吟稿序

五山先生宮保大司馬何公吟稿凡六卷其子南京太僕寺丞汝弘所輯也將鍥梓俾希曾序諸簡端公少有異質博涉經籍其為詩矢口信筆多不屬稿即屬稿亦漫不置意或至焚棄其中之所存蓋有大馬而於詩若未暇數數然者故汝弘所輯止此公起家進士歷事三朝垂五十年守令之民庯風紀之賢勞藩服之楨幹卿

列之股肱經綸匡濟思日孜孜洎㕘留務典本兵值時多故尤極勞瘁故其發之乎詩率皆隨事應酬一時興寄之作固不暇歲鍛月鍊句拾而章綴之也卒之澤生民功社稷名竹帛而其稿之僅存而可見者又皆和平暢達有非苦吟雕蟲之士所能及焉嗚呼古之所謂大臣者類如此士果貴於多言乎哉公吾浙人先大夫辱交焉希曾頃居諫司獲侍論議茲又與汝弘為同寮仰先達之風烈且嘉汝弘能傳業也乃不辭謭薄而序之

云爾公居新昌之五山學者稱為五山先生因以名稿

云

潘氏家乘序

乘所以載也家乘者家之所載凡以論譔其先世傳之後人者也古者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有家之事國史載焉國史亦有謂之乘者焉後世世祿廢而譜狀猶掌於官五季以來其法復廢世之君子乃家自為乘乃天理人倫之不容已者而可以義起也惟我潘氏世居浙

東遺文往事久而散漫於是竊不自揆編家乘八卷首以累朝誥勅之典次以吾宗世系之譜而凡銘狀表傳祭挽贈送之作亦附焉顧予寡陋無似採掇未備其事雖核而文不能無闕矣為之歎曰嗚呼此一家之書也而關繫之大不獨于一家而已也是故覩綸綍之昭回則思篤忠貞審宗系之聯絡則思崇孝弟誦文辭之紀述則思濟世美如是而孝不可興忠不可移俗不可化者吾弗信也語有之求忠臣于孝子之門又曰人人親

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夫然則茲乘豈徒為一家之書哉潘氏之子孫尚念之哉

送思州太守俞君序

俞君一中由後軍都督府經歷擢守貴之思州且戒行會廷臣伏闕爭大禮皇上震怒大臣罰俸者二十餘人百執事逮杖者二百餘人中外凜凜相視莫敢發一言君獨抗疏請恤已故宥垂亡則威福並行凡懷忠者無復以言為諱皇上霽威答之於是言路復通聖人不忍

人之心益明我國家無疆之休端在於此而君之忠誠激切首批逆鱗不亦戞戞乎其難哉先是幕府蔣君某輩謂予與君同里閈雅相友善以贈言見屬予時方自訟且為君危之未遑也幸君之言足以悟主大夫士靡不深嘉而樂道之予其可終無言乎嗟乎君子之於天下也誠未易也才氣弗充則弱學識弗到則闇諳練弗熟則妄弱則見義而懾闇則迷先幾而不知妄則舉動輕率而顛踣隨之如是而欲有為於天下誠未易也君

視予十年以長嘗同為黌舍生直言勁氣素為儕輩敬服歷艱苦浩然不撓其才氣何如也自少喜吟詠涉獵羣籍上下古今數千百載如指諸掌以周易累舉不第復以蔡氏書取捷非經生專門者比其學識何如也由進士拜冬官郎左遷倅蘄尋倅惠州延平二郡乃叅戎幕二十年間掣肘挽心者幾紛錯震撼者幾其諳練何如也今日一鳴而國體增重士類胥賴夫豈偶然者哉推是道也於一郡何有哉抑思州去京師八千里地僻

而小蠻夷雜處君守思或者弗滿焉予謂行乎蠻貊尤未易也君誠不鄙夷其民而惠綏之威鎮之文化之治之以不治焉則昔之諳練而未及者在斯行也他日大用以有為於天下斯行又一助也

賀封禮科給事中童翁序

吾金華之蘭溪處士童翁子處仁任禮科給事中今年夏四月朝廷以尊崇禮成推恩凡京官父母存者先封之翁乃被封如子官配某封孺人於是孺人壽躋六十

而翁逾年亦六十矣是歲秋九月處仁奉命册封某府往返瀫水之上得稱觴為父母壽宦遊諸鄉人羨翁偕老而遭異數享樂事屬予序之因處仁寓歸以賀予之再來京師也朋舊落落如晨星得處仁與遊甚歡也處仁才氣英邁問學博洽直言宏論有聲諫垣予蓋嘗稱願曰幸哉有子如此比聞翁志慤行端周于孝義讀書論古今事有卓見居鄉不利方為圜而閭里多求直焉誨子弟惟禮惟義乃知處仁得於過庭者非偶然也揚

子雲嘗稱無是父無是子翁之謂也又稱無是子無是父處仁不得辭也抑先王勞使臣恒閔其不遑將父令處仁奉使而獲寧親蓋良便也聖天子之恩至渥也則其衣錦承歡能不思聖天子之恩乎詩云式遄其歸翁尚為子誦之而保王躬補衮職尤處仁顯親之大也請因賀而申其説

贈錢以時授大名節推序

進士錢君以時授大名節推或曰大名外郡也節推刑

官也重內輕外其來非一日而簿書獄訟殆非君子所貴之道也夫士之釋褐進士也或游藝詞林或攄忠臺諫或分職部屬近天子之清光樂職事之優暇蓋其所也以時以正德庚辰舉南宮越四年而奉廷對又逾年而就選視諸同年士不謂不久也其學充其行飭其與人信其應務達槩諸同年士不得多讓也而官之于外勞之于刑不猶棲鳳凰於灌木策騏驥於羊腸也乎予則曰君子之仕也將以行道也苟將以行道也則內外

一爾輕重奚計精粗一爾勞逸奚計易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謂刑乃君子之所慎也書云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謂刑罰之精華與禮樂教化同歸也果孰精孰粗耶矧國家任人歷試諸難内除者或外遷外選者或内補令台帑股肱之臣大率皆更歷中外之士也果孰輕孰重耶便以時才器之美盡心審克以成明允之功不三數年且膺召命進京秩矣又由是加勉焉崇功廣業高銜膴仕不難到矣不猶鳳凰起

灌木而迴翔千仞之上騏驥歷羊腸而馳騁於康莊也

乎以時先翁為順慶貳守文學政事有名以時盖能世其業而又大之者也予與以時同里閈聯姻婭不敢謂非相知而凡與以時游者莫不韙予言之非阿且足以相朂也因請為以時贈

壽榮録序

福莫先乎壽壽莫貴乎榮壽且榮夫人樂之而人子之樂其親不啻于其身然獲焉者亦罕矣獲焉而思所以

永之此壽榮録所為作也太常寺卿汪君用之之母太夫人唐氏故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贈禮部尚書寅軒公之配以用之兄弟繼武登仕累封至太夫人歲壬午行年八十在廷公卿游用之父子間者喜太夫人壽且榮也相與賦詩為文以頌以祝所謂章毋德而侈家慶者渢渢乎其盛矣用之承歡之餘鋟梓以傳蓋將永其所樂乎親者于無窮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用之之謂乎用之歴事三朝勲名茂著仰世德而作求迓

天休之滋至今茲樂事夫豈倖致而亦詎有涯哉夫孝所以事君也忠所以顯親也太夫人有孝子我國家有忠臣也希曾忝用之同年辱以序見屬不敢以不敏辭而樂為天下道也

送鳳陽令何世卿序

武義何世世卿嘗從予受經玉温金純磬折其恭其學博而知要其文清麗而達其才無施不宜而不敢肆少游鄉校累舉于有司弗售比壯應貢卒業南雍近謁選來

京師朝夕過從甚勤蓋别予者既久而其所自得者益深矣無何天官試優等奏授鳳陽縣令同鄉諸士夫屬予贈言予於世卿固將有以贈也夫今之學者非孔氏之書弗讀士賢而聖孰不哆哆自許也而考其設施求如漢世循良吏不可多得豈嚮之學者不足用耶抑措之用者非所學耶吾謂世卿兹行亦自信而已矣亦無舍所學而已矣昔者子游為武城宰而弦歌之聲聞教人以道也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為成

宰遂為良誠能動物也子賤治單父得賢於已者五人而事之故衆悦巫馬期戴星出入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一尚賢一勤民也夫子教子貢之宰信陽也曰治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善子路之治蒲也曰恭敬以信矣忠信而寛矣明察以斷矣凡此賢令之事具載孔氏之書而世卿所素學也篤信力行在世卿而已雖然今之為令者視古葢難矣矧鳯陽我國家所基兵民雜處宗室羣居驛使南北無虚日加以饑饉荐臻冦盗竊發呻

吟之氏生理未復視他縣葢尤難矣世卿審時與勢因人情土俗為之張弛而無失孔氏之家法焉庶幾講習之素不托諸空言而循良之績卓越乎常流矣昔人有云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别利器予於世卿茲行見之

竹澗集卷六